2017年 總會教會教育事工紀念主日

主題：將人找回來

經文：創世記3:8-9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　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　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

歌羅西書1: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

 清朝末期發生一件「大白天打著燈籠找人」的故事。一位稱為章炳麟的考生。他去京城應試時，因在受到家族長輩的影響，平日即不滿滿清王朝的腐敗，考試中，竟然在試卷上寫了批判清朝政府的言論，於是被考官發現趕出了考場。他為了發洩心中的不滿、於是大白天點了一盞燈籠，在街上來回行走。街上的人看見此景象感到奇怪，問他為什麼大白天點上燈籠走路，他說，當今朝廷腐敗，老百姓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所以大白天也必須點上燈籠行走。

 類似情景同樣發生古希臘時代，當時一位稱為戴奧吉尼斯（Diogenes，主前320）的學者，他終年居住在一隻木桶內，過著乞丐般的生活，他認為人已經迷失在這個世界，人心黑暗；因此，每天白天打著燈籠在街上「尋找誠實的人」，號召人們恢復簡樸自然的理想狀態生活。

　　舊約聖經創世記同樣記載著上帝找人的故事，經文描述當時人違背命令，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因此3:8-9記載著『天起了涼風，耶和華　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　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

　　人不見了會發生甚麼事？當然是無法想像的罪惡事件陸續發生，根據基督教論壇報一篇文章報導，民國85年台灣出生約有32萬出生人口，104年只剩下17萬出生人口。根據司法院青少年犯罪人數統計，86年青少年犯罪件數才3.6萬件，106年卻上升到5.9萬多件。由此可見，「台灣出生人口數少了一半，青少年犯罪率卻升高一倍。」其中，有八成都是關於毒品犯罪的案件，報導指出青少年通常是被社會大眾所忽略的一群，缺乏被關懷與照顧。

　　當年齡層往下探討情況未見好轉，不久前台灣衛生福利部委託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進行台灣第一個全國性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參考我國國民健康調查的抽樣架構，以學校為單位進行分層群集抽樣，並根據城鄉區域選出臺灣69所分佈在19個縣市的學校。總共有1萬122名學童符合研究條件，其中4816名三年級、五年級、七年級學童，在家長及本人同意下進行臨床診斷會談。研究報告指出近1/3兒童有精神疾患需要專業評估、協助，且3.1%的孩子半年內有自殺念頭，估計每10萬名孩童就有3100名曾想自殺，尤其在都市化程度高但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孩子更明顯。根據此份報告指出，精神疾患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最高，其次是特定畏懼症，接續是夢魘睡眠疾患、焦慮症、對立反抗障礙症、自閉症等疾病。研究團隊期待未來調查能延續到青少年階段。

 　參考國外的另一份調查，可以略知青少年階段的心理現象，根據今年四月份，從澳洲針對青少年《五年心理健康青年報告》報告顯示，25%的澳洲青少年患有心理焦慮問題與嚴重心理疾病，五年來比例逐漸增加；其中少女在心理健康問題是同齡年輕男性的兩倍之多。

　　網路上兩個關於「人不見了」的動畫值得反思，首先是阿根廷的「螺絲人生」，這個動畫榮獲一百多個獎項。描述在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一個平凡男子起床，梳洗打理時的鏡子、吃早餐時的早餐桌等一切擺設，都是由「人」所構成。接續男子出門開始，連路上的計程車、紅綠燈等，都是由人所扮演，一直到最後到了公司的大門開啟、電梯升降等，所有扮演各項職務的人；最終，這位男子扮演成為老闆進門前踏腳的地毯，每個環節的人，臉上都帶著空洞的眼神。導演在影片中以「人」代替「物」的隱喻，諷刺著資本主義下的世界，對人性的抹滅，暗示我們思考，當人變成機器中的不同小螺絲時，人還是人嗎？（影片請自參閱Youtube網站輸入「螺絲人生」）。

 　 另外一部來自法國的動畫「大肚腩（Les Ventres）」，影片描述一個愛吃法式美味料理「蝸牛餐」的大肚腩饕客，以基因改良技術，將小小一隻的蝸牛，變成一隻隻「巨型」蝸牛。結果到最後他卻變成蝸牛，成為人們盤中美味餐點。導演以超現實的諷刺與批判，提醒當今工業社會中，各項以生物科技所製造的食品。以及人們無節制的過度消費飲食所形成的社會問題，假如人類不再自我控制下，最終如同這位大肚腩饕客自取滅亡。（影片請自參閱Youtube網站「超震撼法國社會反思動畫《大肚腩》」）

 　 從上述各項數據與動畫片的提醒，這個世代的「人不見了」，如何找回了？這是當今教會基督教教育事工首要面對的議題。傳統基督教教育以「基督」為中心作為探討，這與人文主義所推動的生命教育以「人」為中心作為出發點，兩者並不相違背。因為，道成肉身的基督，即是以「人的形象：人子」顯示自己。因此，我們可以從宗教改革的歷史中所提供的線索，將人找回來。

　　宗教改革有一項不能忽略的背景，在於當時處於文藝復興時代，一般都認為文藝復興最主要的成果是「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它是一種基於理性和仁慈的哲學理論的世界觀。作為一種生活哲學，人文主義從仁慈的人性獲得啟示，並通過理性推理來指導。因此，研究宗教改革歷史背景的許多學者強調，不要忽略人文背景，甚至抹滅人文主義，其實其本質是帶領人再一次進入敬虔的信仰生活，而不是遠離上帝。

　　因此，十一世紀在人文主義背景下所設立的「大學」展現出許多意涵。大學（University）早期被翻譯為「書院」。在拉丁文中為「universus」，最初用來指由教師和學生所構成的新聯合體。是由「unus」（一）和「versus」 （沿著某一特定的方向）構成。而「Universum」是「universus」的中性單數形式，用作名詞時指「宇宙」；因此可見，「Universus」，字面上的意思因此就是「沿著一個特定（宇宙）的方向」，換言之，就是朝著「創造主」的方向，之後才衍伸為「期待多方面的知識能培養出知識分子。」

 一般而言，大學包含三個領域：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三種領域其實與基督宗教息息相關。已故台大哲學系鄔昆如教授認為從基督宗教角度探討時，信仰與大學之結合帶出三重祝福，第一重「人的靈魂是上帝的形象」，此部分形成了後來的「人文科學」；第二重祝福「人有伴侶」衍伸出「社會科學」；第三重祝福「人類掌管萬物」塑造了「自然科技基礎的理性科學」。

　　劉錦昌牧師於新作《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的書中提到人文主義、人文運動，其重視對古典語言和學術的重新掘挖，再度去發現這些文字、名詞、字源的真實涵義。人文主義者、人文運動的口號和傾向─「回到本源」，是希望跨越中世紀的束縛，重拾古典文化的動能、創新能力。只是當代極端的無神論人文主義，誤導我們遠離原意。

　　因著無神論人文主義的扭曲，人不僅遠離上帝，在此世代中更不了解自己的定位。於此，德國哲學家布魯格曼強調，人類核心的問題不是「解放」，而是「紮根」；不是「意義」，而是在其中「定位」；不是與他人「隔離」，而是在應許及其實現的代際更替中，審慎地找到自己的著落。

　　我們如何找到自己的著落呢？當今基督教教育即是生命教育的本質，生命教育同樣是基督教教育的外顯；因此，當教會推動基督教教育時，不單僅限於教會內的「聖經」文本，而是除了與上帝的關係外，更需引導人更認識自己的自我關係、人與他人的社會關係，以及人與土地關係下的環境生態、文化、社區處境等面向。通過不同的面向，將「整全的人」帶回到上帝的面前。如同歌羅西書所說「1: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保羅所強調「諸般的智慧」，即闡述不要忽略身為人所面對的不同科學領域與學問。因為，通過不同的人文科學與知識，最終的目的是「在基督裡（人子）」的身分，將人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

　　因此，教會的基督教教育事工，必須針對信徒的需要，做整全性的規劃，讓來到教會的兒童到成人，依著牧師的牧養神學，依據基督教生命教育的多個面向，讓所有的信徒都能整全性的受裝備。

　信仰裝備除了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效法基督外，最終目的即是成就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馬太福音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與大誡命（馬太福音22:37-40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 道理的總綱。」），

　　切忌，忽略基督教教育事工的教會，勢必沒有未來。因為人不見了，遵守大使命與大誡命的基督教教育事工，才能將人完整地找回來。